



# 那些峥嵘岁月

刘正平

为写这篇小文,我专程采访了攸县皇图岭镇高枳村抗美援朝老兵丁光宗。老人喜欢怀旧,一听我的来意,便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。虽然70年过去了,但一切都记忆犹新。下面是丁光宗老人抗美援朝的口述历史。

我是1951年入伍的,那年18岁,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47军139师417团3营3排7班的一名战士。11月底一个深夜,大部队的悄悄渡过鸭绿江,为躲避敌机轰炸,昼伏夜行,经过二十多个晚上的急行军,来到朝鲜临津江畔,在一座险峻的大山上挖战壕、地道。大雪封山,滴水成冰,土块被冻得比石头还硬。握着钢钎、铁锤、十字镐,日夜苦干。手、脚的皮肤被冻裂,开着娃娃嘴样的裂口子,渗着星星点点的血。由于敌机封锁,部队的给养供不上,其间一个多月无菜下饭,扒拉一口米饭,吮一粒盐,渴了就抓把雪。因缺乏营养,大部分官兵视力下降。后来补充营养,只十几天,就完全恢复。

三个多月后,美军扑过来了,进入了激烈的战斗。部队命令打近战,两个班轮流上火线,每人配发手榴弹10枚、步枪子弹50发、冲锋枪子弹140发、机枪子弹35发。还在战壕前沿30米处,用木棍、或石块做下标记。敌人炮火、飞机一阵狂轰滥炸后,即分多路队形,嗷嗷地叫喊着发起冲锋。我们开始以步枪射击,不慌不忙地打出稀稀疏疏的枪弹,麻痹、诱惑敌人;待敌人冲入标记处,冲锋枪、机枪、手榴弹一齐上,尽量做到弹不虚发。阵地前,一排排敌人倒下去,尸体上垒着尸体。弹药用完后,我们马上换上另一班战士,扛着枪支弹药,进入阵地。

一个多月的临津江保卫战,双方伤亡严重。417团1700余人参战,只剩下500余人,其中,一营70余人,二营90余人,三营伤亡小些,剩380人左右。战后总结经验教训,地道、战壕太密集,在敌人地毯式的轰炸下容易造成伤亡。重新部署后,连、排、班之间都拉远了距离,互相配合作战。地道、战壕分散,阵地范围扩大了,敌人不易用炮火全覆盖。

一天晚上,敌人一挺机枪不停地朝我方扫射,连长见我个头矮小,较好隐蔽,人又机灵,便派我去侦察情况。临行前,连长将一件战利品——缴获美军的一顶钢盔,戴在我头上,拍了拍我的肩膀,语重心长,我们等候你的好消息。

机枪前面是一片长着龙牙草的沼泽地。龙牙草是最好的掩护物,但枝枝叶叶间长着勾勾刺,比针尖还锋利。我从沼泽地间的龙牙草丛中匍匐前行,衣服被撕挂得丝丝缕缕的,那勾勾刺扎在肉里似刀子割般痛。再痛也得咬着牙,被敌人发现,就全完了。子弹在头顶上呼啸着,突然“当啷”一响,一颗子弹划过头盔。我心里一惊:个人的性命事小,完不成任务可对不起连长的信任,也对不起祖国和人民。定下神,又慢慢往机枪的射击点爬过去。

离机枪六七米远时,只见精心架设在坑道上的机枪,忽左忽右,轮番扫射,却不见枪手。借着机枪扫射的火光,定睛一瞅,一个龟孙子仰脸躺在战壕里,好安逸呵,一根绳子拴着机枪的击发机,另一端系在脚腕上。他漫不经心地蹬腿,机枪便“哒哒哒”地扫射着。胡乱地射击一阵子,便跷起一只脚板,推一推,或勾一下机枪后托,稍稍移动一下方位,又一阵没有目标的乱射。我马上爬回来报告班长。班长立即和我摸过去,悄悄地跳入敌人的战壕,将这混蛋五花大绑,飞速押送到连部。从他嘴里得到了许多情报。战后评功,给我记了二等功一次。

1952年底,我417团奉命调往西海岸,在一处名叫马六山的地方驻防,这是为阻止美军登陆的战斗准备。这时,已运来许多从美军缴获的和苏联援助的新式武器。步枪、冲锋枪、机枪,都是打连发和自动退弹壳的,替代了原有的老三八式。我们拿着这些洋玩意儿,紧张地学习、操练,摩拳擦掌,牙齿咬得格格响,天天盼望着打仗。大半年过去了,一直没碰上战斗了,成天蹲在地道里,感觉太窝囊了。到1953年盛夏,得到了已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。

## 身在异域的想念

肖又铮

“妈妈,设法再给我弄点老家的剁辣椒吧!”“老爸,我现在时常梦见你和妈妈在家里,为我做鲜红的辣椒酱。”远在美国的二女儿,隔几天就打电话,说起辣椒的事情,还回忆起儿时在菜地种辣椒的往事,每次说起,都有发自肺腑的开心。

多年前,我在乡村中学教书,在房屋周围种过辣椒,爱吃辣椒的二女儿很高兴。春季里,宋亭镇赶集,我抽空去集市上买辣椒苗。有一天碰上一位学生家长,好说歹说,也不肯收下我的辣椒种苗钱。下午放学后,挎着花书包的二女儿喜滋滋地,帮着我栽植辣椒。她蹦蹦跳跳,唱起歌儿。哪知道,飞来一只小蜜蜂,重了一下她的左手。我马上丢下锄头,用口水抹了抹她红肿的手。她没哭,我问她:“痛吗?”她说:“土里种了辣椒,想到会结很大的辣椒,就不痛了。”把辣椒能当饭吃的小辣妹,真乖!我让大女

儿从家里拿来红花油帮她擦了擦,她还“嘻嘻”笑出了声。

还有一次,二女儿同学娟子的哥哥放牛时,没注意,牛冲到了我家的菜土,吃掉好多株栽下不久的绿油油的辣椒苗。当天晚上,娟子从家里端来一竹筛鲜红色的干辣椒,说是牛吃掉了我家辣椒苗,这是给我家的赔偿。我再三说不要赔,只是今后放牛注意点就是。我正说着,二女儿从书包里掏出文具的5元钱,递给娟子。娟子不要,立即跑出了门。二女儿亮着手电,追上娟子,硬将钱塞进娟子的衣袋里。

二女儿长大参加工作后,到过株洲地区的炎陵、茶陵、攸县、醴陵等县市,吃过各地出产的辣椒。“最好吃的辣椒,要算王十万几位舅舅家的。那些辣椒吃起来火辣辣,浑身冒汗,一会儿就感到香甜、脆爽。”二女儿总是这样感慨道。

几年前,我和妻子去美国看望二女

儿,设法带去了一瓶剁辣椒,她十分高兴。第二天,她将老家在东北、四川等地的几个朋友叫来,品尝我们带去的辣椒。四川的朋友说:“我老家的辣椒,比你们湖南的辣味还足。”湖北的朋友则说:“这辣味,很对我们的口味,太让我想家了。”小孙女第二天说,自己前一天晚上做了个“辣椒梦”,她们班每个同学的课桌上,都摆着清香可口的一瓶红色剁辣椒……

我和妻子回到株洲,二女儿只能在手机视频上看到家乡的辣椒了。我们向她介绍,她舅舅家那儿的辣椒,已经走出株洲,享誉全国了。这一下更诱发了她吃辣椒的欲望。她告诉我们,她在美国商场买过那里本土农场生产出的辣椒,炒熟吃,索然寡味。去年,她设法弄来辣椒苗,栽在她所住一楼后面的一块空地上,成熟以后的青辣椒用

来炒肉吃,仍过不了辣椒瘾。二女儿意味深长地说:“现在我才懂得什么叫‘水土不服’。”

近两年,二女儿的老同学从株洲市和醴陵市相继为她寄去一些辣椒制品,以解她的思辣之心。她最近搞了个“画饼充饥”,参加单位业余爱好比赛,绘画基础较好的她,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辣椒的钢笔画,并在画的右上角写了“好想你”三个汉字。经有华裔参加的评委评定,此作品获得一等奖。



## 冬日夕阳(外二首)

唐臻科

世事沉沦 乡情渐远  
在成长的空阔里翻阅  
将所有的怀乡词句  
眺望故乡远去的炊烟  
立于城市的高楼  
流年似水的某个黄昏  
悬挂于沉寂的天空  
冬余初雪的晚染水墨画  
村庄恬静原野空间

## 时光之旅

触摸那一轮落霞的温情  
在寂静时空里  
视线追随云雀灵动的翅膀  
冬日夕阳下  
一条通往外界的路途  
初冬之时花影星宿  
场景意象在寂寥中静默  
时光在无形中流逝  
一条通往外界的路途

## 舞水古风

所有意念与想象独具特色  
执念禁錮的空间  
那些繁复事务的背影  
我们总在周而复始描摹  
总在世俗蒙昧或者张狂  
有些繁复色彩杂音  
沉迷于色彩流动的旋律  
在鸟语啼鸣的世界  
光阴依旧依然如新  
而鸚鵡的表演确如此热烈  
比如鸟儿总在独自漫步独舞  
空濛的自然井然有序  
初冬之时花影星宿  
场景意象在寂寥中静默  
时光在无形中流逝  
一条通往外界的路途

## 随笔

### 高中时的几位老师

刘铁建

我是在新市中学七九届高中毕业的,那届六个班,约300人。

第一天报到的地方竟不是我们九班的教室,是在头排教室与老师宿舍之间的那条通道上。一张桌子,一条凳子,摆在离老师宿舍门口不远的地方,那里坐了个面色黧黑的老师,他说,九班同学来我这里报到。就到他那里报到,完了,各处看了看就回家了。

并无好看的,一个大操场,前有两排教室,简陋得像厂房,后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大礼堂,礼堂的一头是食堂,逼仄得很。两幢教师宿舍,矮得似乎着力跳起便摸到屋檐上的瓦片。有几个乒乓球台,红砖砌成,水泥筑就。有个篮球场,在校区的外面。仅教室地面用三合土勉强筑了一下,其余,脚下都是红土。

第二天,我们坐到教室时,走上讲台的不是那个黑面老师,是另外一个。这个老师说,我姓刘,叫刘湘云,你们的班主任,也是你们的数学老师。刘老师清瘦,肤白,高鼻子,高颧骨,牙齿紧实,喉结突出,眉宇间的“川”字深刻,说话语速快,有唾沫星子从不断开合的唇间飞出。他说,前两天我住院去了,今后就是我来管你们了。一个“管”字,一脸面相,对未来日子诚惶诚恐已经在我们心头蔓延。果然,刘老师的严肃、严格、严厉是少有的,至少在新市中学绝无仅有。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

一次劳动课,挖土,一个同学的锄头竟然飞到刘老师头上,他左额角擦去一块皮,“多事”的同学顿即脸色惨白,大家以为老师会当场发火,没有,只是到医院上药,打了个“补丁”。那同学提心吊胆过了几日,见没事,又活蹦乱跳起来。

黑面老师上物理课时来了,才知道他是我们的物理老师。他讲课开始声音极细,想听课的,不竖起耳朵不行,注意力自然集中。不想听课的,这微弱的如蚊子嗡嗡叫着的声音正好是及时的催眠曲。眼前昏昏欲睡的人一多,他突然将声音提高八度,出口的话如同炸雷响起,有人从梦里回转身,有人躲在课桌下揩口水。

教我们语文的是位女老师,姓左,长沙人,似乎从来就是横着长的,横着长的同时顺带着长出一个不高的个子来。见她像企鹅一样划来划去地走路,真想去帮忙,但这忙怎能帮得上呢?去过一次她的卧室兼办公室,很小,但很整洁。一个小圆桌上放着一本那样大的镜框,里面嵌一个年轻女人的彩色相片,小圆脸,细颈项,一对羊角辫,小巧轻盈的样子煞是可爱。这就是年轻时的左老师!相片这样摆着,便懂老师何等怀念先前的时光。左老师走过来是艰难,但挺胸,昂首,眉宇间是凛凛不可辱没的正气。课堂上,左老师更是自信爆棚,范读篇章,分析课文,讲解词句,组织学生讨论,声音朗朗,章法节奏丝丝合缝,张弛有度,很少有人不跟着她的情绪走。

我们的化学陈老师是位大帅哥,中等偏高身材,四肢健美,皮肤白净,温文尔雅。字写得劲道潇洒,黑板上的板书干净整洁。

英语老师最有趣,姓黄,高挑单瘦,一头蓬松漂亮的卷发,平常斯文严肃,一与人交谈或一走向讲台,便眉飞色舞,神采飞扬。因常有夸张的表情,抬头纹特别明显。课堂上,谈起英语单词或是句子来,声情并茂,至于精准不精准,谁晓得呢?或许他自己都没底。听说,他本不是学英语的,略懂而已。那时候的高中,其实

没几个专业老师,基本上是稍会什么便教什么。见过他打乒乓球,有专业队员的范。见过一次他唱《洪水浪打浪》,是后来在电视里看到的专业演员的姿势、气势和水平。他有一手自创体毛笔字,那时人人喊好,后来提倡练古帖摹古韵,便觉得他的字过于圆滑了。

那时,我们的课表上每周除了有两节劳动课,还有两节农常课,有课本、讲土壤、气候、种子和嫁接,种植、防治作物病虫害等基础常识。任课的是位女老师,姓张,醴陵人。

体育老师是位壮汉,皮肤黑红如老农,姓刘,家在县城,只听得老师们叫他“猪仔乃”,不喊本名,不知不是他壮硕食量大的缘故。刘老师只穿运动衫,一套老红,一套深蓝,轮着换。每节体育课,先必做准备动作,活动颈椎、腰肢和四肢。有同学进入正题心切,对做预备动作采取消极姿态。他就说,我喊个不停,你得做个不止。他喊的是节拍。他也舍得示范。一切有板有眼,韵味十足。一次,训练投掷手榴弹,在七八十米远的地方,放一瘪气的篮球,让我们轮流朝它投,看谁能中。一节下来,就我中了一次。“啪”的一声,就投中了它。手榴弹在空中着的时候,我就知道它会中的,它太不近不远不偏不倚了。两年高中时光,就干过这件漂亮事。“啪”的那个声音至今常在耳边回响。刘老师组织了学生篮球队、排球队,排球队在全县比赛中得过名次。后来才知道,他在湖南师大谈的是数学系,本应教数学的,就因体育老师每月可另补15斤粮食,才争着教体育的。

时至今日,这些老师大多不在了,心里,他们却一直还是先前那个模样。

## 友善的刻度

谭圣林

有一次到4S店保养车辆,完成换机油换汽滤滤芯换空气滤芯等流程后,修车的小李师傅准备检测机油刻度,谁知他用力一拔,机油尺居然“咔嚓”一声断裂了。

我也有点意外。但细一想,我对这车虽然一直十分爱惜,也从未有过事故,但毕竟服役已经超过10年,行驶了十几万公里,机油尺常与高温发动机相伴,自然会老化破损。小李师傅很尴尬地望着我和旁边的维修经理,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,连连说: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关系,你是正常操作,不能怪你。机油尺断裂是零件老化所致,更换费用还是由我负责。”我又对维修经理说,“小李师傅年龄不大,水平可以的。”维修经理也顺着我的话讲:“这小子是省里一所职业学校汽修专业毕业的,科班出身,解决了不少老车辆的疑难杂症。上个月被评为公司明星维修师傅呢。”

我知道,如果我像某些斤斤计较的客户,得理不让人,认定是修车师傅的过错,4S店会要小李师傅承担机油尺的赔偿,还要作为一次维修失误记录在案。

没过多久,我的“老爷车”又出状况了,在加油站加油时,油箱居然加油不进,更可怕的是油箱口还大把大把地往外冒汽油,流了一地,当时正是高温之时,地面晒得发烫,场面异常危险。

我不敢轻举妄动,赶紧到路边汽修店找来几位师傅紧急问诊。有的说是油表老化,指示错误,要花几千块钱更换油表总成;有的说是碳罐堵塞,整个油箱都要更换,需要几万元。

为了稳妥起见,我小心翼翼地车子开到了4S店,没想到,接车的几位师傅也都说要更换油箱。

我正犹犹豫,小李师傅过来了,他淡定地表示,应该是油箱单向阀的问题,可以疏通。只见他找来一根大约两米长的软管子插入油箱,并来回抽动。没等大家看明白是怎么回事,小李师傅对我说:“没问题了,你去加油吧。”

果然,油箱恢复畅通,直到几年后依然无恙。那次小李师傅分文未收,只是憨憨地说了一句:“我们是熟人了。”

从有可能花费几万元更换总成,到分文未收的举手摘定,其间包含的除了小李师傅的技术能力,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真诚。

其实当初,我只是主动承担了机油尺的费用,但却让小李师傅用一把新的机油尺量出了友善的刻度。

画一条线,最多值1美元,知道在哪里画线,可以值999美元。小李师傅没有为发病的油箱“开大处方”,甚至未收一点合情合理的技术费用,因为他的内心有一个包容他人的大油箱,他用职业的友善加满了正能量。

友善,在互动中洋溢温暖。